百僚金鑑

百僚金鑑卷之八

廉潔

古之六計。以廉為先。今之八法。以貪為最。蓋貪之與廉。如黑白之各別。如東西之易位。出乎此。則入乎彼。必然之勢也。故鹿可瘞也。而[illegible]不可忍。魚可懸也。而指不可染。寧却金於暮夜。勿攫金於白晝。寧為琴鶴之隨。勿忽囊橐之愁。斯朝廷嘉其高節。而閭巷仰其清風也。若苞苴是營。而簠簋不飾。則悖入而悖出。賄聚而焚身。悔何及哉。故摭其清廉者。以勸將來。

楊震

楊震。字伯起。遷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邑令王密。夜懷金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去。

丁南湖曰。伯起以清白傳後。子曰秉。孫曰賜。曾孫曰。

繼踵宰相。為世所貴。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惟關西之謂乎。

按楊秉為太尉。清白寡慾。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震所謂清白子孫。已見一斑矣。

管寧

漢管寧。少與華歆為友。嘗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

與先石無異。欲從而擲之。人以是知優劣。

桉管寧字幼安。當漢魏之際。居遼西三十年。孟觀薦之明帝。安車蒲輪。聘之不就。寧家貧好學。在家嘗着皂帽衣裙而已。文山詩曰。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

李景讓

唐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墻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箠楚。弟景莊下第。景讓不肯囑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

肯效人求關節乎

劉溫叟

宋劉溫叟性重厚方正事繼母以孝聞開封尹趙光義聞其清介嘗遣府吏賫錢五百千遺溫叟不敢却貯廳事西舍令府吏封識乃去明年重午復遣角黍紈扇所遣使即前遣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吏還以告光義曰我遣猶不受況他人乎

趙抃

宋英宗謂趙抃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治簡易亦稱是乎

抃字閱道。每日之所為。夜必焚香以告於天。不可告者不敢為也。及卒。謚清獻。

元范梈。除海南道廉訪司照磨。巡歷遐僻。風波瘴癘。無所憚。所至興學教民。雪理冤獄。遷江西湖東道。又改福建閩海道知事。四任佐風憲。謹身守法。不可干以私。蔬食水飲。泊如也。吳澄以為特立獨行之士。可方東漢諸君子。

軒輗

明軒輗。鹿邑人。天性廉介。為浙江按察司。前使奢汰不檢。公矯以清約。禁絕私賈。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約諸僚三日出俸。易肉一斤。多不能堪。故舊經過。輒留飯。飯惟一肉。

或至殺雞見者皆驚異曰軒廡使殺雞爲客大破費天順初爲刑部尚書上問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乎公頓首謝

吳隱之

吳隱之有清操爲廣州刺史州城之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輙貪隱之酌而飲之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其後益勵清操

丘瓊山先生貪泉對大略云嶺南之地多南金珠璣玳瑁犀象海貝異香奇物皆他方所無者見者鮮不爲之動心焉且又去中國特遠吏之賊否鮮或上聞而其民

素柰懷廿受害而不辭故吏得以恣其谿壑之欲貪風恣行上下交利漸漸成俗一或屹中流之柱砥則怨讟叢之矣是以士之業負名節守廉隅者未入其境固害非一人一跡梅關泛湞湊則其心與昔所非者合為一矣人見其然因以是目之是豈水之罪哉嗟夫使人而皆吳隱之也雖日飲石門之水不害其為廉使人非吳隱之也雖不飲石門之水不害其為貪貪與廉在乎人以不在於水也

揭稽

揭稽兆昌人畧蔡閩以侍郎巡撫海南至掃除海外積年

雎汚黎民如辭倒懸始登海岸題詩壁間云秉心玉潔與氷清黙陟貪婪佐聖明若戴苞苴盈土物任教沉在共滄浜

度量

赤舄几几，幽風致美于元聖；無他斷斷，秦誓致思夫相臣。甚矣度量之宜弘也。古之大臣，泰山崩於前而目不瞬，雷霆作於上而耳不驚，或氣吞乎雲夢，或量侔於滄海，故能集衆思而贊忠益，斷大事而決大疑，功著鼎鍾而名垂竹帛也。若嫉賢忌能，驕矜自喜，如王荊公、李林甫輩，一污青史，萬古凄涼也。

婁師德

唐宰相婁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爲州牧，榮盛過盛，人所嫉也，

將何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其面其拭之而已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也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表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太后覺之嘗謂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

甚哉功名之際人所難居也況多事之時乎太柔則召

侮太剛則召禍𡚁師德惟忠厚自居而能遠害全身是何異於明哲保身者歟

裴度

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若頃復白已得之度亦不喜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契耳急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呂蒙正

蒙正字聖功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忘不若弗知之為愈也時人服

其量。

包拯

包拯性情直諒介。與人不苟合。一毫不妄取。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干謁。一切絕之。然惡吏苛刻。務敦厚於人。未嘗不恕。其飲食服用甚儉朴。雖貴如布衣時。

李沆

李沆秉鈞日。有狂士扣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士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但於馬上踧躇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色。皆言

以惟薄之罪加於人最為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居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訒乎

杜起莘

起莘自蜀入朝不以家行萬廟聞其清修獨處甚愛之一日因得對奬諭曰聞卿出局即蒲團紙帳如一行脚僧真難及也起莘頓首謝未幾遂擢為諫官張真父戲之曰吾蜀人如劉韶美馮園仲及僕皆無妻妾塊然獨處與君等耳君乃獨以此見知皆擬擢何也當擬登聞鼓訴之因相與大笑

按起莘方為言事官而真父戲之如此雖真父愛盛蓋

一時亦可見向來風俗之厚。

趙抃

趙抃字閱道。為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內。惟携一琴一龜。坐則看龜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於逆旅。逆旅之人。不知其使者也。或狎慢之。公頹然鼓琴不問。

呂公著

公著自少講學。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声利紛華。泊然無所好。其識慮深敏。量弘而學粹。遇事善決。至所遵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王安石博學辯詞。人莫敢與抗。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

文彥博

文潞公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方雖窮極富貴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立朝端重公忠直諒臨事果斷有大臣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焉

范純仁

純仁性平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以屈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愛己之心愛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

劉寬

劉寬字文饒歷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按寬性仁厚夫人欲試其量適寬朝服入朝命婢持羹以進故汚其衣寬急曰羹爛汝手乎終不加怒

藺相如

趙王以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我為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徒以口舌而位加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嘗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

其舍人皆以為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若何。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我廷叱之。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强秦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存也。今兩虎相鬬。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遂為刎頸之交。

胡致堂曰。君子有言。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顏氏以不遷怒。孔子稱其好學。門弟子皆不及也。藺廉攻戰之士耳。觀其克己降心。平難平之氣。以義相動。昨日隙為忿敵。今日歡若平生。則學於聖人之門者。未易及也。後世比肩事主。離合之迹。有愧於二子者多矣。雖

然結交可也如頸相與則賢者之過也

寇恂

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戮之於市復以為恥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為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請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乃勅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

見時須先在坐歘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顧共車同出結交而去

胡致堂曰議者或以賈寇之事擬諸廉藺者非也廉藺之釁先起於頗相如降心頗即引罪此所以爲賢也賈復不戢部將殺人他境寇恂戮之不爲甚也使復明達必且謝過乃更畜憤欲手劍之遠至帝前憤猶未解殊無責己訓勅不嚴之意待以禮而避其鋒恂則得矣復豈與廉將軍班乎

郭子儀

郭子儀入朝宦者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

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將裹甲以從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對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胡致堂曰元載設反間特欲離魚郭之交耳而子儀處之何其盡巳盡人裕然有餘也其心以君命為主以天命為斷一聽之命則智術可以兩忘威力可以併棄疑我者安得不服惡我者安得不平此子儀所以輕見朝恩而有以感動其心也

按致堂此論，深得子儀心事，亦見誠能動物，吾人當存此意，可以處身世之交矣。

寇準

丁謂逐寇準，貶為雷州司戶參軍，京師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前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載，丁謂亦貶，人皆以為報復之速，天道安可誣也。謂竄崖州，道出雷州，準遣以一蒸羊，逆之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聞家僮謀欲報讐，亟扯門使縱博，俟謂行遠乃罷。

謂之待準何其刻，準之待謂何其恕。孔子所謂觀過知仁，於此可見。

愚按士君子之處世也。不能有平而無陂。其接物也。不能有順而無逆。惟持已以敬。而接物以謙。雖有强禦。且革心戢志。況稍知禮義者乎。易之豚魚可孚。詩之鴞音可懷。用此道也。故集蘭谿諸公。以示法云。

范純仁

宋哲宗。從范純仁於嶺南。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欲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于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

按范公以義命自安。忠愛自許。絕無怨天尤人之意。可謂純臣矣。晉太子洗馬衛玠。字叔寶。美風神。善清談。嘗謂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色。亦所謂以理自持者。

賞罰

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聖王不能治天下故賞一人使天下之善者皆勸罰一人使天下之惡者皆懼斯鼓舞人心之大權也但賞疑惟重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欽聖帝明王泣罪解網之盛心而嘉與維新之至德也人臣體此意而行之則賞而過不失為仁人罰而過則淪於忍矣刑賞見忠厚之至蘇子之論可三復云

齊威王

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

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治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昔者趙攻鄄而子不救衛取薛而子不知是子厚賂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之及左右嘗譽者于是群臣悚惧莫敢矯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

路溫舒

尚德緩刑疏曰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

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太平未治凡以此也俗語曰畫地為牢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詞也唯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矣

董仲舒

仲舒對策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不任刑罰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

公孫弘

公孫弘對策曰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善則臣下勸此為治之本也

杜衍

齊軍司杜衍曰天下大務莫過於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二事不失自然盡善

崔仁師

崔仁師曰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為伸耶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囚之罪亦所願也

陸贄

陸贄曰。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

柳公綽

公綽為山東道節度使。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贓者。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奸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趙方

宋趙方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

明太祖

太祖嘗謂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害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於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古人用刑本求生人非求殺人故欽卹為用刑之本

用人

稽古唐虞之世。工虞水火各盡其能。禮樂兵刑各勤其職。故能庶績咸熙。而百事克修也。蓋人無棄才。亦無全才。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忍辱而取崇名。自古記之。若必全才而後用。是馬必騏驥而後可服。木必梗楠而後可棟。龜必九江而後可卜。玉必荊山而後可寶。不益重才難之歎哉。故君子使人惟器。而无公無求備於一人。斯用人之龜鑑也。

齊威王

齊威王謂魏惠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

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徙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而已哉

劉晏

唐劉晏嘗以為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微必委之士類吏惟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嘗言士陷贓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廉潔終無顯榮利重於

名談走多貪汚

宋璟

唐宋璟爲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敢犯顏正諫

李絳

唐憲宗問李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或後相識於情何有宰相職在量材受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當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

李昉

李昉為相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而摧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温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詞取怨之道也

韋彪

韋彪字孟達平陵人舉孝廉肅宗拜大鴻臚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詔公卿議彪曰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

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又上疏言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問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類無大能宜鑒嗇夫捷給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帝皆納之官至司徒

胡世寧

胡世寧為左都御史掌院事時當考察執政請禁私謁公曰臣官以察人為名非察其貌接其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長若屏絕士夫徒按考語則毀譽失真而求激揚之當難矣上是其言遂不禁焉

呂蒙正

宋太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時蒙正在中書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蒙正三以其人對帝曰卿何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竦息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

狄仁傑

仁傑為相嘗薦姚元崇桓彥範敬暉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

為私也

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百僚金鑑卷之九

恬退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周易所以埀訓也。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雅詩所以致美也。蓋津要非久居之地。而圭組無常繫之榮。是以古之達人智士。或功成而身退。或戒滿而乞休。于房辟穀於赤松。少伯泛舟於綠水。午橋莊上。文杏吐碎錦之花。獨樂園中。池竹勝淇澳之色。秋風起兮。思蓴鱸之正美。春將及矣。念松菊之猶存。洛陽耆英堪入畫圖。潞公同甲。可被詩歌。鳴琴可以終身。優游聊以卒歲也。若嗜利如蠅。慕羶若蟻

殆至上蔡牽黃犬之嘆。華亭聞鶴唳之歎。嗚呼晚矣。

蔡澤

蔡澤謂應侯曰。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商君吳起大夫種之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盈縮。與時變化。今君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危之。應侯遂告病免。

按蔡澤傾覆之士。欲託范睢而奪之權。故為危言以動之。非真知功成名退之義也。然善用之。亦足以為戒。君子不以人廢言。故錄之。

張良

張良字子房。韓人也。從高祖定天下。數立大功。及帝即位。良以多病。入關即杜門導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復仇。狙擊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布衣之榮。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

司馬溫公曰。子房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為虛偽。而欲從赤松子遊。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淮陰誅戮。蕭何繫獄。非以履盈滿而不知止耶。子房托於神仙。遺棄外物。所謂明哲保身者歟。

范蠡

范蠡字少伯。越王勾踐之賢臣也。深謀二十年。竟滅吳以為大名。之下。不可久居。乃遺書文種曰。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子何不去。種稱疾不朝。或譖種且作亂。越王賜劍死。蠡于是裝輕珠寶玉。乘舟泛湖浮海至齊國。变姓名曰鴟夷子皮。父子治產。至數千金。齊人聞其賢。聘以為相。蠡嘆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懷重寶間行。止于陶。又謂陶朱公。資累鉅萬焉。

蘇穎濱曰。范蠡知勾踐可與共患難。則為之滅吳。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同安樂。則棄之浮於江湖。如去冠蹝。

是以吳臣免於惡名可不謂賢哉

疏廣

漢疏廣為太傅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送者車數百輛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泣下

徐邈

魏以徐邈為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因辭不受

陶潛

晉陶潛字淵明。為彭澤令。督郵至。吏白應束帶相見。淵明曰吾豈為五斗米折腰。遂掛冠去。賦歸去來辭以自適。門栽五柳。號五柳先生。

顏延之

劉宋顏延之。其子峻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嘗乘羸牛笨車。逢峻鹵簿。即屏住道側。嘗語峻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峻起宅。延之謂曰。善為之。勿令後人笑汝拙也。

王晞

齊王欲以王晞為侍郎。苦辭不受。或勸之。晞曰。我少年以

求聞要人多矣淨志必時鮮不傾覆且吾性實踈緩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猖獗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盧景裕

北盧景裕性恬静歷官屢有進退無得失之色敝衣粗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

韋世康

隋韋世康和濟謙恕爲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禄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

張翰

晉惠帝時齊王冏專政張翰顧榮恐其禍及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膾歎曰人生適志耳貴富貴何爲即日引去顧酣飲不省府事以廢職徙爲中書侍郎

裴度

唐裴晉公度自平蔡之後郎宦休沐第東集賢里作別墅興涼臺燠館號綠野堂與白居易劉禹錫把酒論文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號曰曲江公又建午橋莊遷樂種文杏百株名其處曰碎錦坊

按窮幽記云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公使群白羊散

於其上。曰。芳草多情賴此點綴

文彥博

太師文彥博致仕歸河南與富弼等用白居易故事就弼第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洛陽多名園古刹諸老須眉皓白衣冠甚偉都人常隨之已而圖形妙覺僧舍謂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光年未六十以狄兼謨故事與焉

按唐白居易東都自號醉吟先生嘗與胡杲吉皎鄭據劉真張渾狄兼謨皆高不仕者惟兼謨年未六十遂燕暮仁傑孫也

韓世忠

宋韓世忠。罷為醴泉觀使。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
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淡然自如。若未
有祿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焉。

按世忠以樞密歸第。自號清凉居士。時乘小騾。放浪西
湖泉石間。一日至香林園。蘇仲虎尚書方宴客。忠徑造
之。賓主甚歡。盡醉而歸。明日餉以羔羊。且手書二詞以
遺之。臨江僊云。冬日青山瀟灑靜。春來山暖花濃。少年
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
藥。清閑是不老門風。勸君識取主人翁。丹方只一味。盡
在不言中。南鄉子云。人有幾何般。富貴榮華總是閑。自

古來雄都是夢為官寶玉妻兒宿業纏年事已衰殘鬢髮蒼蒼骨髓乾不道山林多好處貪歡只恐痴迷悞了賢世忠生長兵間初不能書晚歲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詩詞皆有佳趣信乎非常之才也

歐陽脩

歐陽文忠公云士人歷一任得外無官謗中無所愧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一清涼舘舍解衣濯濯已足樂矣况於致仕而歸脫冠佩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者其樂可勝言哉

按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為淮南第一堂據蜀岡下

臨江南數百里與潤金陵三郡隱〻若可見公每暑時
輒凌晨携客往遊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餘朵以畫盆
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酒即行遣妓取一花傳客以
次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往〻載月而歸

趙抃

趙清獻公自錢塘告老歸錢塘州宅之東消暑堂之後舊
據城闉横為屋五間下瞰虚白堂不甚高大而最超出州
宅及園圃之中故為州居之謂之高齋既治第衢州臨大
溪其傍不遠數步亦有山麓屹然而起即作別館其上亦
名高齋既歸惟居於齋下復與家人相接但子弟晨昏時

並以二净人一老兵為役早不茹葷一净人治膳於外功德院號餘慶時以佛慧師法泉主之泉聰明高勝禪林言泉萬卷者是也一輸一僧伴食衆三五日一過之脫粟飯肉久鮮鮪於家蓋不能終日食蔬老兵供掃除之役而已即去唯一净人執事其傍暮以一風爐置大鐵湯瓶可貯斗水及列盥漱之具亦去公燕坐至初夜就寢鷄鳴净人治佛室香火三擊磬公乃起自以瓶水頮面趨佛室暮冬尚能日禮百拜誦經至辰時爲

文彦博

文潞公在洛時年七十八嘗爲同甲會各賦一首潞公詩

曰四人三百二十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播傳其圖為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談豈讓風流席紫氣飄飄靄滿有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姚樞

蒙古燕京行省郎中姚樞棄官隱於蘇門墾田數百畝誅茅為屋置私廟四室中堂龕魯司寇像別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以道學自任刊小學四書諸經傳註以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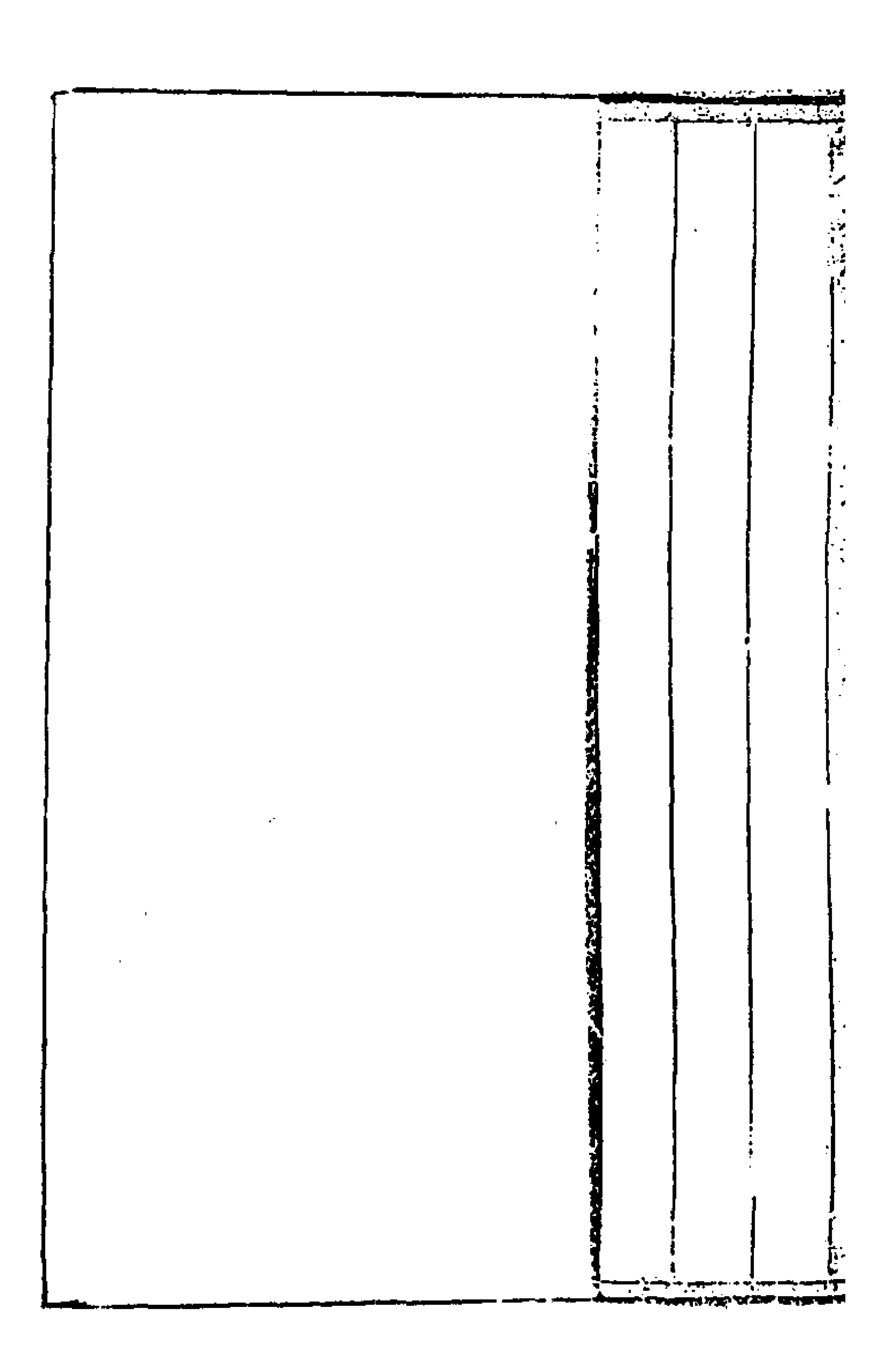
高明

明高明貴溪人嘗曰孔戮三宜去司空圖三宜休吾無才

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定弟三宜退及治盜微宜再退賊平疾作宜再退自稱五宜居七

楊誠齋

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裹貯一篋鑰而置之臥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又聞有京尹忘其名不攜家唯弊篋一擔每晨起則撤帳幔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柱棒撐弊篋於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強拒絕僧寺一無所畏



忠烈

稽古盛世。都俞相成。吁咈相戒。元首明而股肱良。三事脩而六府治。猗歟休哉。何道之隆也。迨世亂而身危。時窮而節見。於是有忠貞仗矢。慷慨自命者。心可剖。首可碎。而此志必不可奪。賊敢抵。逆敢擊。而君父必不敢背。浩然之氣。與日月而爭光。激烈之風。同山河而不朽。蓋見理既明。則視死如歸。於以扶植綱常。維持世教。胥賴之矣。雖謂龍比諸君子。至今存可也。

關龍逢

關龍逢者。夏桀之臣也。桀為無道。龍逢諫曰。人君謙恭敬

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没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祐。盍少悛乎。桀曰。吾之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乃亡矣。遂囚逢而殺之。此諫臣之始也。

二仁

梅伯

殷紂淫亂不止。有梅伯者。性忠直。數諫爭。紂怒而殺之。菹醢其身。有雷開者。性阿佞。進諛言。紂賜之金玉而封之。賞以夏。因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箕子亦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

彰君之惡而自悅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若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乃解衣被髮佯狂為奴紂又囚之比干見微子去箕子佯狂而嘆曰主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必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乃陳先王艱難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明徵請王洗心易行伏於象魏之門進諫不去者三日紂大怒曰比干自以為聖人矣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遂殺比干而剖視其心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伯夷叔齊

伯夷叔齊孤竹君二子也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

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及武王伐紂。載西伯木主以行。夷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殺君。可謂仁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及武王即位。夷齊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而死。

按夷齊採薇。野有婦人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家之草木也。于是餓死。方正學先生謂其過乎中庸。但改革之後。不可無此氣槩。以生勝國之色耳。

豫讓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讐。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無後而此人欲為報讐。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耶。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

王蠋

燕樂毅破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又欲劫之以兵。吾以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自經。

程嬰公孫杵臼

程嬰。公孫杵臼者。趙朔之客也。司寇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宮。殺朔。滅其族。朔妻有遺腹子。賈索之不得。嬰杵臼相與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子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乃取他兒匿山中。嬰出謬曰。與我千金。

吾告趙氏孤處賈喜乃使人隨嬰殺杵臼及兒而趙氏真孤在嬰與俱匿賈宮中名曰武後十五年武長嬰具實告方謀族賈覆之嬰亦自殺以荅宣孟與杵臼於地下

張良

張良字子房韓人也自以五世相韓及韓為秦所滅良欲為之復讐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

王經

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自出討之尚書王經諫不聽

遂拔級升輦率殿上宿衛蒼頭官僮鼓噪而出中護軍賈充自外入逆與髦戰於南闕下太子舍人成濟抽戈刺髦殞於車下昭入殿下召群臣會議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

劉沈

晉河間王顒舉兵反雍州刺史劉沈發兵討之為顒所獲沈謂顒曰知己之惠輕君臣之義重沈不可違天子之詔量強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其甘如薺顒怒殺之

嵇紹

東海王越奉帝征成都王穎。穎遣兵戰於蕩陰。微而侍中嵇紹。詣行在。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爲。及石超軍至。乘輿敗績。百官侍衛皆散。紹朝服登輦。以身衛帝。被殺。血濺帝衣。及穎迎帝入鄴。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

魯充梁緯

漢劉曜陷北地。進至涇陽。獲將軍魯充梁緯。飲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爲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

若蒙公思迷。死爲幸。曜曰。義士也。與之劍令自殺。緯妻辛氏美色。曜將妻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自殺。皆以禮葬之。

卞壼

晉蘇峻反。攻青溪柵。尚書令卞壼。帥諸軍拒擊。力疾苦戰而死。二子眕盱隨之。亦赴敵死。其母撫屍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

桓彝

蘇峻陷宣城。內史桓彝。聞京師不守。進屯涇縣。程忠勸彝

與峻通使奐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奐遣將軍愈縱守關石韓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軍縱曰吾受桓侯恩厚當以死酧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可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遂進軍至是城陷執奐殺之

吉挹

晉武帝時秦苻堅拔魏興太守吉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人至執之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歎曰周孟威虓字不屈於前丁彥遠穆字潔已於後吉祖沖挹字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

張嵊

梁張嵊為吳興太守侯景使侯子鑒入寇吳興兵力寡弱嵊書生不閑軍旅或勸嵊效袁君正迎降嵊歎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旦墮之吾豈不知吳郡難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二耳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景欲活之嵊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速死為幸景猶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賊求活景怒盡殺之

安金藏

武后時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鞫其左右

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臟皆出流血滿地太后聞之憫然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致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盧奕

安祿山陷東京河南尹達奚珣降之留守李憕謂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恩雖智力不敵必死之奕許諾祿山使人執殺之奕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為人當知順逆吾死不失節夫復何恨

顏杲卿

史思明陷常山。太守顏杲卿。晝夜撲戰。糧盡矢竭。城陷。執杲卿。及長史袁履謙等詣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户曹。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耶。杲卿瞋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而反耶。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為反也。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袁履謙等。縛於中橋三柱而冎之。杲卿履謙。比死。罵不絶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

張巡　許遠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曰。

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之。始與士卒同食茶紙。既盡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鼠雀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人知必死。莫有叛者。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無以酬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陷。巡死。生執許遠於洛陽。巡與賊前後大小戰四百餘戰。殺賊十二萬人。

文山題雙廟詞曰。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罵賊睢陽。愛君許遠。留得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鍊之剛

唉哉人生。翁欲云亡。好烈烈轟轟做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賊。受人唾罵。安得流芳。古廟幽沉。遺容儼雅。枯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奸雄過此。仔細思量。

石演芬

李懷光與李泚通謀。欲反。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事覺。懷光責之曰。我以爾為子。奈何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腹心。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小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欲左右臠食之。皆曰。義士也。以刀斷其喉而死

段秀實

唐朱泚反。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騎士劫之以兵。秀實自度不免。乃往見泚。泚曰。段公來。吾事濟矣。延坐問計。秀實說之。使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此莫大之功也。泚不悅。遂議稱帝事。秀實奪源休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泚。中其額。濺血洒地。泚衆爭前殺之。

顏真卿

李希烈反。宰相盧杞惡顏真卿。欲出之。至是德宗欲遣人宣慰希烈。杞曰。顏真卿三朝舊臣。忠貞剛決。名重海內。真其

人也上以爲然遣之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馹至許與朱滔等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汝知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希烈掘坎欲坑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急與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耶後希烈遣中使縊殺之

過平原縣詩云平原太守顏真卿長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漁陽動鼙鼓大河以北無堅城君家兄弟奮戈起一十七郡速速盟賊聞失色分軍還不敢長驅入帝京明

皇父子得西行由是靈武起義兵唐家再造李郭力逆賊牽制君威靈哀我常山賊鉤舌公歸朝廷氣不折崎嶇坎坷不得去出入四朝老忠節當年幸脫安祿山白首竟陷李希烈希烈安能還殺公宰相盧杞欺日月亂臣賊子歸何所茫茫烟草中原北公視于今六百年忠精赫赫當行天

韓通

宋太祖因陳橋兵變自立而還周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謀帥衆禦之軍校王彥昇逐焉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為彥昇所害妻子俱死太祖贈為中書令以旌其忠仍

詔以禮葬之。

李筠

昭義節度使李筠。太祖遣使加爲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款拒之。僚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涕泣不已。筠長子守節。泣諫不聽。遂會北漢師伐宋。戰敗赴火而死。

李重進

李重進周太祖甥也。太祖即位。加重進中書令。既而移鎮青州。重進乃陰懷異志。帝使陳思誨齎賜鐵券。以安其心。重進猶豫。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

遣人求援于唐唐主以問帝親征城將陷重進盡室自焚

思誨亦被害

呂氏中曰韓通死於宋宋未受禪之頃忠義之志明矣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或曰三人者嘗臣漢晉矣曰智氏之豫讓非耶

蘇緘

宋蘇緘知邕州交阯人圍之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殺其家三十六人因自焚死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

按蘇緘死難。始于王韶開邊。蕭注慕其功。而釀成交阯之變也。合家全節而殉國。神宗嘗以張巡許遠比之。嗚呼緘其人傑也哉。

唐仲

經畧使唐仲為永興軍。金人婁室圍之。仲度勢不可支。乃以書別其父曰。忠孝不能兩全。義不苟生。以辱吾父。父曰。汝能以死殉國。吾含笑入地矣。遂與僚屬八人俱死。又金人陷汾州。知州張克戩畢力捍禦。城破尤巷戰。不克乃南向拜。自引決。凡一家死者八人。

李若水

李若水為吏部侍郎。隨欽宗至金營。粘沒喝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為者。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嘆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以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乃罵不絕口。監軍撾破其唇。噀血罵愈切。至以刀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千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劉韐

資政殿學士劉韐。因金人陷京師。欲以為相。韐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歸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為有罪。而

以予為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况未辱臣死。以順為正者。妾媍之道也。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告其子子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金人嘆其忠。瘞之寺西崗上。遍題總壁。以誌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歛。顏色如生。

丁南湖曰。李若水嘗奉車駕出城。亦在誤國之列。劉韐素為童貫所知。預彼軍事。及其一死徇國。而前愆盡掩。遂以忠義表於萬世。則君子餙鄙末路。可不知所勉哉。

張叔夜

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既北迁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粟。

至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扼吭而死

李芾

李芾知潭州元人圍之日久芾日以忠義勉其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死戰城中大窘力不能支乃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不可辱于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還家殺己妻子亦自刎

陳文龍

陳文龍知興化軍元人陷之文龍被執欲降之文龍指其

勝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屈乃械送杭州不食而死

文天祥

信國公文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時元主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積翁薦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倘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帝知其不可屈議將釋之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數千人欲取文丞相帝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

以死。足矣。帝猶未忍。左右力贊。帝從其請。乃詔有司。殺于燕京之柴市。俄有詔止之。至則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南北人聞者。皆為流涕。

翰林學士王槃。以詩哭之曰。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齒日。忠如蜀將斫顏時。精神貫日華夷見。氣節凌霜天地知。卻恐史臣編不到。老夫和淚為新詩。

許有壬曰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漢唐而過之及天命已去文天祥萬變不渝一旦就義光明俊偉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未有ㄧ爲若天祥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

謝枋得

元世祖訪求南人有才者甚急御史程文海薦謝枋得枋得遺文海書曰某所以不死者以母在堂先妣今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况稍知詩書頗知理義者乎某之至愚極闇決不可以辱君命亦明矣及魏天祐逼之北行與之言坐而不

對或嫂言燕穢天祐久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于十五年之前。一死于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韓退之云。蓋棺事始定。天祐曰。強詞。枋得曰。昔張儀語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參政之時。枋得復何言。枋得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只茹小菜蔬果。積數月困殆。四月初一日。至燕京。初五日死于驛。

丁南湖曰。文山餓而不死。乃受殺身之禍。疊山餓而得

死。乃獲全屍之幸。蓋二人之成就人才。各一道也。死之以殺。所以成其龍比之忠。死之以鐵。所以成其吳齊之節。

趙昂發

元人徇池州。通判趙昂發。攝州事。繕壁聚粮。為固守計。都統張林陰遣人納款。昂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為命官。我為命婦。君為忠臣。我獨不為忠臣婦乎。昂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昂發笑止之。及元帥薄城。昂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

於雍氏同縊死從容對

冑辨軒曰昂發身沒王事柳且妻死夫難節義之道萃於一門矣

唐震

元人徇饒州知州唐震發民守城元遣使來取降款震叱之曰我恐偷生負國耶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衆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牘使署降震擲筆于地不屈而死初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城欲破萬里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為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遂赴止水死左

右又子鴻。相继投沼内。積屍如疊。莫曰萬里屍獨浮出。泛若歛葬之。

李齊

張士誠據高郵。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紿言。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强李齊往。至則下齊于獄。継辨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呼齊使跪。齊曰。吾膝如鉄。豈爲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搥碎其膝。而罵之時。論大科三魁。若李黼。泰不華。及齊。皆不負所學云。